

什么是叙事的“不可能性”？

——扬·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学论略

尚必武

内容提要：扬·阿尔贝是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阵营中最为活跃、最有建树的理论家之一。尽管受到布莱恩·理查森的激发和影响，但阿尔贝无论在非自然叙事的概念界定、特征描述还是在阐释策略方面都与理查森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概念层面上，阿尔贝把非自然叙事界定为物理上、逻辑上、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在特征描述上，他主要聚焦于非自然的叙述者、非自然的人物、非自然的时间和非自然的空问；在阐释策略上，他倡导以认知方法为导向的自然化解读策略。本文在评述阿尔贝非自然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指出：关于非自然叙事的界定与判断至少涉及“程度”与“层面”两个问题，而对非自然叙事特征的考察需要扩大至更多的类别与内容，如非自然的聚焦、非自然的心理以及非自然的情感等；在非自然叙事的批评实践上，所谓的自然化解读与非自然化解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两者皆可”的选择，即我们应该在有效保留非自然叙事之“非自然性”的同时对其做出合理的阐释。

关键词：不可能性 非自然叙事 非自然叙事学 扬·阿尔贝

作者简介：尚必武，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别研究员，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当代英美小说研究。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艺术与伦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4BWW03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hat Is Narrative “Impossibility”? — An Exploration of Jan Alber’s Unnatural Narratology

ABSTRACT: In the arena of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y, Jan Alber is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established unnatural narratologists.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Brian Richardson, Alber differs from Richardson in such aspects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unnatural, the description of unnatural features, and the reading strategies of the unnatural. Defining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as the physically, logically and humanly impossible scenarios and events, Alber illuminates the major unnatural features in terms of narrator, character, time and space, and proposes 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s a rejoinder to Alber's unnatural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naturalness of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involves either the matter of degree or the matter of level, while the unnatural features can be extended to include such categories as unnatural focalization, unnatural mind, and unnatural emotion. To a large degree, naturalizing readings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s are not an "either-or" option but a "both-and" alternative, which can be fruitfully combined in narratological inquiries so as to make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text readable without losing its unnaturalness.

Keywords: impossibility, unnatural narrative, unnatural narratology, Jan Alber

Author: Shang Biwu <biwushang@sjtu.edu.cn> is a Changjiang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0), specializing in narratolog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iction.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7.01.021

国际叙事学研究权威詹姆·费伦在回顾叙事学在最近十年的发展时,把非自然叙事学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叙事理论流派之一,认为它“不仅为叙事学分析词库增添了像‘解叙事’这样的概念术语,也对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复数叙事之类的‘非自然’技巧贡献卓著”(费伦、林玉珍41)。诚如费伦所言:尽管理查森在《非自然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2006)一书中提出和奠定了非自然叙事学,但它其实是一个包含多重批评立场与阅读位置的叙事理论杂合体。实际上,在非自然叙事学阵营内部,理论家们关于非自然叙事的定义、研究层面和阐释策略等方面的观点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影响较大的莫过于理查森以“反模仿叙事”(antimimetic narrative)为研究焦点和扬·阿尔贝(Jan Alber)以故事世界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为研究焦点的非自然叙事学。鉴于笔者先前曾对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已经有过相关论述(尚必武,《常规叙述形式的类别与特征》67—74; Shang, "Review" 350—51),本文试图从概念界定、特征描述和阐释策略三个层面,重点考察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以祈由此揭开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研究的另一画面。

“不可能性”的参照范式:非自然叙事的概念界定

尽管阿尔贝所从事的非自然叙事研究受到理查森的激发,但其研究路径和研究理念与后者有着明显不同。正如阿尔贝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其关于非自然叙事的研究与其他非自然叙事学家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即对非自然的界定不同;对认知叙事方法的使用;对非自然叙事研究的重在解读而非归类;从历时视角审视非自然的发展(*Unnatural Narrative* 14)。就非自然这一概念而言,阿尔贝所给出的定义是“物理上、逻辑上、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14)。具体说来,所谓的非自然叙事“就是相对于统治物理世界的已知原则、普遍接受

的逻辑原则（如非冲突性原则）或者之于人类知识与能力的标准限度而言，所不可能的再现场景与事件”（25）。换言之，在阿尔贝那里，“不可能性”是判断非自然叙事的关键指标，而其关于非自然叙事的研究也主要据此展开。阿尔贝认为，从历时角度来看，非自然包括两种类型的不可能性，即某些没有被规约化的不可能性，它们尚未成为我们基本认知类型一部分，因此依然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以及某些已经被规约化的不可能性，它们已经演变成我们所熟知的叙事再现规约，不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对非自然叙事概念的界定势必涉及其他两个相邻概念：自然叙事与后现代叙事。几乎所有的非自然叙事学家都承认，非自然叙事学主要是相对于自然叙事学而言。用阿尔贝的话来说，“所有关于非自然的定义都必须明确其同‘自然’之间的关系”（26）。众所周知，在当代叙事学研究领域，“自然叙事学”为弗鲁德尼克所开创。弗鲁德尼克在《建构“自然”叙事学》（1996）一书中，把自然叙事界定为“自然的口头故事讲述”，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叙事性”的构成提供一个“原型”（Fludernik 13）。根据阿尔贝的理解，“自然”大致指涉我们源自真实世界身体体验的认知参数（*Unnatural Narrative* 26），而自然叙事关于时间、空间和其他人类知识的基本形式主要通过认知草案和框架来实现。阿尔贝认为：就自然心理模型而言，被再现的内容在原则上可以存在或发生于现实世界，而在非自然心理模型那里，被再现的内容不可能存在或发生于现实世界。换言之，“从知识与能力的人类局限度来说，被再现的场景和事件都是不可能的”（25）。阿尔贝针对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基于真实世界之规律与原则的自然与关于不可能性的非自然并非完全对立；相反，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连续性，都涉及再现的形式。

从历时角度看来，既然非自然叙事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叙事作品中，而且还普遍存在于早期的其他叙事作品之中，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后现代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性与早期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性之间有何差异？抑或说，早期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性如何被延续至后现代叙事作品之中？在此过程中，非自然性经历了哪些变化？阿尔贝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持续地展现出非自然的故事与场景，而且试图作为一种互文的努力，来极端化那些被历史文类所规约化的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的不可能性，通过将它们转至我们无法预料它们可能发生的现实主义语境，再度陌生化了这些不可能性”（225）。在阿尔贝看来，后现代主义改变了不可能性在其他文类中的运用，而在这一语境中，如下六个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 在定量上极端化非自然的模式，即后现代叙事通常极端化早期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现象，并将之发挥到极致。2. 后现代主义在定性上扩展和集中不可能性，即后现代主义经常将非自然性变得更为集中，从而占据整个叙事。3. 降低超自然的生物，同时扩展不可能性，即通过降低超自然的生物来解构等级，同时又在不具有魔力的地方扩展不可能性，如在后现代叙事作品中，人物不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元素，即可拥有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的不可能性。4. 通过极度夸张的形式来延续反讽，以图讽刺和戏仿某种文类规约。5. 将非自然性转至某个具体的后现代主义日程，即在后现代主义中，对于非自然的运用与涉及对现代主义元叙事的不信任的后现代主义日程相关。6. 通过元小说，显性地前置化不可能性。后现代主义中的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的不可能性颠覆了读者的期待。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非自然性达到较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存在非自然与现实主义相互共存的情况（220—25）。

需要指出的是，非自然性并非是当代先锋实验小说的独有特征，而是普遍存在于早期文学作品中。只不过，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非自然叙述手法（如全知叙述）和相关文类（如，动物

寓言小说、儿童幻想小说、哥特小说)等已经被规约化,难以继续在当代读者身上产生陌生化效果。后现代主义作品将非自然叙事手法发挥至极致,使得非自然性在程度和数量上进一步显性化,突出了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本质。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借用理查森的观点来区别非自然叙事与后现代叙事,即“后现代叙事是非自然叙事的一个重要的,而且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子集,非自然叙事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括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拉伯雷式的小说、以《项狄传》为传统的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其他类型的反模仿文本”(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85)。

笔者曾在《非自然叙事学》(2015)一文中指出:对非自然叙事的界定与判断至少涉及“程度”与“层面”两个问题。就程度而言,自然叙事具有较低甚至是零度的“非自然性”,而非自然叙事则具有较高等度的“非自然性”。其次,在一个非自然叙事与另一个非自然叙事之间也存有不同程度的“非自然性”,即某些非自然叙事比另一些非自然叙事看起来要“更像非自然”。影响非自然叙事性程度高低的因素可以被称作“非自然因子”(尚必武,《非自然叙事学》99),具体说来:

一个叙事文本所包含的非自然因子越多或非自然因子所占的比重越大,该文本的非自然性程度就越高,就越像非自然叙事。在叙事文本中,非自然因子的分布主要存在两个层面:“局部层面”和“全局层面”。如果一个文本在局部层面上存在非自然因子,那么该文本就具有部分非自然性,属于部分非自然叙事文本;如果该文本在全局层面上存有非自然因子,那么该文本就具有较高等度的非自然性,在整体上都基本属于非自然叙事文本(99)。

倘若参照这个范式,我们或许可以对后现代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性与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非自然性做出区分。就程度而言,早期文学作品具有相对较低程度的非自然性,而后现代作品则具有程度较高的非自然性。有的后现代作品只在部分段落集中使用了非自然叙事手法,因此只在局部层面上具有程度相对较低的非自然性,而有的后现代作品在全局层面上大量使用了非自然叙事手法,因此具有程度相对较高的非自然性。无论在局部层面还是在全局层面,这些非自然因子都会表现出典型的非自然叙事特征。

“不可能性”的叙事再现:非自然叙事的特征

阿尔贝认为,尽管在文学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非自然,但是叙事理论还没有对它们做出充分研究,也没有回答读者该如何解读非自然的问题(*Unnatural Narrative* 3)。由此可见,阿尔贝的研究旨趣涉及两个方面:研究非自然与解读非自然。既然非自然主要是关于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的不可能性,那么这些不可能性如何在叙事作品中得到体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势必涉及非自然叙事的特征。

理查森把非自然叙事界定为“包含重要的反模仿的事件、人物、场景或框架的叙事”(Richardson 3)。在理查森的概念体系中,“反模仿”是界定非自然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具体表现在事件、人物、场景或框架等方面。与理查森相左,阿尔贝把“不可能性”作为界定非自然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具体表现在叙述者、人物、时间和空间四个方面。

第一,非自然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叙述行为的发出者。如果没有叙述者,就没有叙述,也就没有叙述的产物——叙事。根据《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定义,所谓的叙述者是

“一个代理人，或者用一个近乎拟人的方式，是把叙事中包括存在物、状态、事件等所有一切都讲述或传递给受述者的一个中介”（Phelan and Booth 388）。也即是说，在一般的叙事文本中，叙述者是人或者具有“拟人的”特征，但在阿尔贝看来，叙述者的这一特征在非自然叙事文本中变得不可能。具体说来，阿尔贝主要论述了三种类型的非自然叙述者：1. “会说话的动物”，即叙述者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如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短篇小说《嫉妒的丈夫以鸚鵡的外貌回来了》（1996）中的鸚鵡叙述者。2. 会说话的身体部位及物件叙述者。首先，会说话的身体部位叙述者，如菲利普·罗斯的《乳房》；其次，没有生命力的物件叙述者，如18世纪小说大量使用了钱币、沙发、拖鞋、建筑物、外套、银行支票、手表、羽毛等叙述者来讽刺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3. 心灵感应与心理阅读。在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不可能感知别人的所知所思，但是在非自然叙事文本中，这类叙述者可以超越人类属性，获取他人的认知，比如萨尔蒙·拉什迪的《午夜之子》中的叙述者利姆·塞内，斯泰恩的《项狄传》中的叙述者项狄。这类叙述者不仅大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叙事作品中，而且存在于现实主义和18、19世纪的全知叙事作品、以及现代主义的自我反思叙事作品中。通过历时梳理，阿尔贝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会说话的动物、讲话的乳房、心灵感应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第二人称叙述者等并不是像某些批评所宣称的那样创新十足、是反现实主义的爆发；相反，后现代主义只是整个文学史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被追溯至在动物寓言、儿童文学、连环小说、全知与反思模式叙事中被规约化的那些非自然场景与事件”（*Unnatural Narrative* 103）。

第二，非自然的人物。人物是叙事虚构作品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叙事学手册》把“人物”界定为“故事世界中基于文本或媒介的一个角色，通常是人或者像人”（Jannidis 30）。不过，在非自然叙事文本中，人物不一定是“人或者像人”（human or human-like）。据此，阿尔贝主要考察了五种类型的非自然人物。1. 人类与动物的混合体。比如，在安吉拉·卡特的小说《马戏团之夜》中，主人公苏菲是一位半人半鸟的女性。2. 去世的人物，即作品中的人物既是活的又是死的。比如，品特的戏剧《家庭声音》中，已经去世的父亲竟然写信和发声；在《可爱的骨头》中，去世的人物竟然从坟墓中说话。3. “类机器人”的人类与“类人类”的机器人，如卡里尔·丘吉尔的戏剧《蓝色水壶》（1997）和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中的人物即是如此。4. 变形的人物，如萨拉·凯恩的戏剧《清洗》（1998）中的人物。5. 同一人物的多重版本，如马丁·克里普的戏剧《她生活中的努力》（1997）中的女性人物安妮拥有多个身份。

第三，非自然的时间。时间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相关成果极为丰富。在非自然叙事文本中，时间的线性维度遭到明显地破坏。在故事层面上，时间可以倒流，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固有界限；可能解构关于时间的按照恒定速度流逝的观念，在同一故事世界中不同年龄段的人物感受到时间的不同速度。由此，阿尔贝重点考察了五种类型的非自然时间。1. 倒退的时间线，如在艾米斯的《时间之箭》中，所有的故事场景全部倒着发生。2. 永恒的时间圈，即环形时间，如贝克特的作品《戏剧》，故事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进入一个没有终点的时间循环。3. 界限分明的时间王国的整合，如某些后现代叙事作品质疑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无可逾越的界限，里德的小说《逃往加拿大》即是如此。4. 破坏形式逻辑：本体论的多元主义。某些叙事作品破坏了非冲突性原则呈现出相互排斥的事件版本，如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相互排斥的不同结尾，以及库弗的短篇小说《保姆》在同一时间段发生多个不同版本的事件。5. 同时存在的故事时间。在故事世界中，不同年龄段的人物对时间速度感

受不同,如卡里尔·丘吉尔的戏剧《九重天》(1979)。

第四,非自然的空间。在叙事学史上,尽管同叙事学界对时间的研究相比,空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时空关系对我们理解叙事非常重要,而且超越了具体日期和地点的范畴”;“存在于文本之中的人物流动、居住或体验不同的空间与地点,让读者在其脑海中建构起复杂的世界”(Bridgeman 52)。在非自然文本中,空间成了一个不可能的所在,这极大地挑战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他们构建完整故事世界的一个障碍。阿尔贝考察了四种类型的非自然空间。1. 内部大于外部的非自然容器,如在马克·丹尼埃莱维斯奇的小说《叶的房子》(2000)中,房子的内部大于外部。2. 内在心理状态的外部物化,如安吉拉·卡特《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1972)。这类空间试图客体化内在的心理状态,再现了人类对于控制外部世界的力量的向往。3. 地理上的不可能性,非自然的地理,把现实世界的空间融合进一个新的整体。例如在盖伊·加文波特的短篇小说《海尔·塞拉西的葬礼列车》中,欧洲和美国的领土在地图上合为一体。4. 本体论转叙。在真实世界中,一个实体在物理上不可能在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产生互动。阿尔贝区别出两类不同性质的本体论转述,即“上升转叙”以及“下潜转叙”,前者指的是一个虚构人物从被嵌入的虚构文本进入一个主要的故事世界,后者指的是一个虚构人物从主要的故事世界跨入一个虚构文本。

现有研究者在考察非自然叙事特征时,多聚焦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晚期、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实验作品中的非自然叙事,而忽略了很多早期的非自然叙事,但是阿尔贝的研究兼顾了早期文学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和后现代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这点无疑值得肯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非自然叙事特征并非仅仅局限于阿尔贝在这里所列出的非自然的叙述者、非自然的人物、非自然的时间、非自然的四种类型,而是可以包含更多的类型,譬如笔者之前所提到的“非自然的聚焦”、“非自然的心理”(尚必武,《叙事的“非自然性”辨微》39—40)以及“非自然的情感”(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5—16)等。

“不可能性”的自然化:非自然叙事的认知阐释

阿尔贝在非自然叙事研究方面,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解读”?尽管在研究对象上,阿尔贝似乎背离了其学术导师弗鲁德尼克所开创的自然叙事研究,转而从事非自然叙事的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再次向弗鲁德尼克靠拢,试图用认知方法来自然化叙事作品中的非自然,使之变得“可读”。所谓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是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1975)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在该书第七章“规约与自然化”中,卡勒说:“如果我们不想面对那不朽的铭文目瞪口呆,我们就必须把奇特的、形式的、虚构的成分转化还原或自然化,使它们纳入我们的视野”(Culler 134)。在建构自然叙事学时,弗鲁德尼克延续卡勒的“自然化”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叙述化”(narrativization)概念,即“通过叙事图式来自然化文本的一种阅读策略”(Fludernik 34)。

阿尔贝的阅读策略既涉及我们通过世界的物理存在所获得的现实世界知识,又包括我们通过阅读叙事文本所获得的文学知识,这类知识一般存储于我们的认知框架和草案中(Alber, *Unnatural Narrative* 47)。在此基础上,阿尔贝提出了阐释非自然叙事的九种自然化阅读策略:1. 整合框架,即一旦读者遭遇叙事的不可能性,会通过整合先前存在的图式来产生新的框架。阿尔贝认为,“整合的过程,开辟了新的概念空间,对于我们努力解读非自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非自然场景和事件在逻辑上、物理上或人类属性上的不可能性,它们总

是迫使我们通过重新整合、扩展或改变之前存在的认知参数来创作出新的框架”（49）。2. 类型化，在阿尔贝看来，在某些作品中，非自然的场景与事件已经被规约化成我们感知框架的一部分，成为属于某种文类规约的一个基本认知类型。在这类叙事作品中，非自然已经不再具有非常规性和陌生化效果，可以将之解释为属于某个具体文类规约的一部分。至于非自然场景与事件的规约化原因，阿尔贝将之归结为认知机制与人类需求之间的互动，这使得人们把不可能性转换成新的框架和文学知识的形式。3. 主体化。阿尔贝把某些不可能性解释为人物或叙述者内在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如梦境、幻想、幻觉等，如《时间之剑》。4. 前置主题。通过把非自然叙事阐释为凸显某个主题，向我们传达某种意义。5. 寓言式阅读，即非自然因素是代表了某种抽象的寓言，如萨拉·凯恩的《清洗》。6. 反讽与戏仿，即叙事作品可以用非自然的场景与事件来嘲讽某种类型的心理状态。7. 超验王国，即读者可以把不可能性解释为某种超验场景的一部分，如天堂、地狱等。8. 自助式解读。读者需要建构自己的故事，如《保姆》。9. 禅宗式阅读，即拒绝之前的解读方式，同时接受非自然场景的奇特性以及它们在内心深处所引发的不安、害怕、担忧和恐慌之感。

上述九种自然化阅读策略是阿尔贝在《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一文中所提出的五种解读策略的深化和扩展（Alber, “Impossible Storyworlds” 79—96）。在笔者看来，阿尔贝所提出的阅读策略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叠与交叉。譬如，寓言化解读、反讽和戏仿等都具有前置化主题的作用。必须指出，在非自然叙事学阵营，并非所有非自然叙事学家都像阿尔贝那样试图从认知视角来自然化非自然。尼尔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非自然化阅读策略”（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建议将我们不要一味地诉诸于真实世界的阐释框架，而是应该将目光转至虚构艺术本身（Nielsen, “Naturalizing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67—93; “The Unnatural in E.A. Poe’s ‘The Oval Portrait’” 239—60）。

在阿尔贝的自然化阅读策略与尼尔森的非自然化阅读策略之间，布莱恩·麦克黑尔似乎更青睐尼尔森的工作。麦克黑尔说，“尼尔森或许真的在建构一种新的、独特性的叙事理论。我们或许最好可以把尼尔森的方法看作是对叙事诗学类型加以经典解构的延伸。换种说法（或许有点过于严厉了）就是：理查森和阿尔贝对叙事文本的分析让我感觉不足为奇，但尼尔森的分析却经常给我带来惊喜”（尚必武，《跨越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叙事学的边界》170）。关于阿尔贝的自然化阅读策略与尼尔森的非自然化阅读策略之间的差异，笔者曾经指出：“‘自然化阅读’的本质是用真实世界的认知框架来消除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进而提升非自然叙事的可读性，而‘非自然化阅读’的本质是保留‘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从其艺术性的角度来发掘‘非自然性’的叙事内涵（尚必武，《非自然叙事学》108）。

在笔者看来，“自然化解读与非自然化解读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关系，而是一种‘两者皆可’（both-and）的选择，关键是我们如何在保留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的同时，又能对其做出合理的阐释”（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13）。在论述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时，笔者曾以以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既仙即死》（1978）为分析对象，通过综合运用两种阅读策略，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交叉性和互补性。结果证明，“非自然解读可以进一步揭示这部作品的不可能性和虚构性，与自然解读策略中所强调的凸显主题、寓言、反讽、戏仿、文类化、人物内在心理状态等有效地形成了呼应。此外，自然化解读有助于读者应对非自然叙事给读者认知带来的挑战，提高文本的可读性，而非自然解读有助于保存非自然叙事文本的非自然性，增强作品的深度”（15—16）。当然，这两种截然相对的阅读策略如何可以在叙

事批评实践中得到有效利用, 还需根据不同的非自然叙事作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避免生搬硬套。

结 语

不可否认, 作为一门新兴的叙事理论, 非自然叙事学在当下西方叙事学界引发关注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批评争议。对此, 笔者认为: “非自然叙事学即便算不上叙事研究领域中的一门全新的理论, 但它至少为我们审视当代先锋实验性质的叙事作品以及那些存在于现实主义之前的早期叙事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 (Shang, “Unnatural Narratology” 189)。诚如阿尔贝所言: 一方面, “非自然叙事的兴盛得益于因为无可预知的原则所产生的惊讶、无法预料的场景或事件” (Alber, *Unnatural Narrative* 215); 另一方面, 非自然叙事的意义在于“通过促使我们创造新的心理模式, 非自然不仅扩展了我们的认知视野, 同时还挑战了我们之于世界有限的视角, 邀请我们讨论那些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问题” (216)。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非自然叙事理论坚持提供研究工具, 进而可以全面充分地理解虚构叙事作品中的差异性、创新性与独特性的东西” (Richardson 172), 但其创建初衷并不是为了“拒绝现有的叙事理论模式, 而是为了增补它们” (5)。就此而言, 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目标似乎已经实现。在当下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中, 非自然叙事学在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 声势浩大, 引人关注, 甚至还一度吸引了詹姆斯·费伦 (Phelan 167—84)、布莱恩·麦克黑尔 (McHale 199—222) 参与讨论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在非自然叙事学阵营内部, 近年来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阿尔贝开始转向从事后殖民叙事理论的研究, 尼尔森加入了费伦的修辞叙事学阵营, 致力于“虚构性” (fictionality) 的研究, 目前只有理查森、伊韦尔森还坚守在非自然叙事学阵地。但是, 无论非自然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如何, 正如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先锋实验性质的叙事作品一样, 作为一种学术现象, 它将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Alber, Jan. “Impossible Storyworlds — and What to Do with Them.”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1.1 (2009): 79–96.
- .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
- Bridgeman, Teresa. “Time and Spac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Ed. David H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52–65.
- 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75.
- Fludernik, Monika.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Jannidis, Fotis. “Character.”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2nd ed. Ed. Peter Hühn, Jan Christoph Meister, John Pier, and Wolf Schmid. Berlin: de Gruyter, 2014. 30–45.
- McHale, Brian. “The Unnaturalness of Narrative Poetry.”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Ed. Jan Alber,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13. 199–222.
- Nielsen, Henrik Skov. “Naturalizing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Focalization Revisited.”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Ed. Jan Alber,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13. 67–93.
- . “The Unnatural in E.A. Poe’s ‘The Oval Portrait’ .” *Beyond Classical Narration: Transmedial and Unnatural*

- Challenges*. Ed. Jan Alber and Per Krogh Hansen. Berlin: de Gruyter, 2014. 239–60.
- Phelan, James. “Implausibilities, Crossovers, and Impossibilities: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Breaks in the Code of Mimetic Character Narration.”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Ed. Jan Alber,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13. 167–84.
- , and Wayne C. Booth. “Narrato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Ed.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London: Routledge, 2005. 388–92.
- , and Lin Yuzhen. “Narrative Theory: 2006–2015.”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6): 38–50.
- [詹姆斯·费伦、林玉珍：《叙事理论的新发展：2006–2015》，《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38–50页。]
-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15.
- Shang, Biwu. “The Types and Features of Unusual Narrative Form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 (2009): 67–74.
- [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 .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ostmodernist Poetics and Narratolog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4): 166–71.
- [尚必武：《非常规叙述形式的类别与特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67–74页。]
- . *Contemporary Western Narratology: Postclassical Perspectiv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 [尚必武：《非自然叙事学》，《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第95–111页。]
- . “The ‘Unnaturalness’ of Narrative: Reconsidering Unnatural Narratolog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2015): 36–45.
- [尚必武：《跨越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叙事学的边界》，《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第166–71页。]
- . “Unnatural Narratology.” *Foreign Literatures* 3 (2015): 95–111.
- [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基本类型与阐释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5–16页。]
- [尚必武：《叙事的“非自然性”辨微：再论非自然叙事学》，《外国语文》2015年第3期，第36–45页。]
- . “Unnatural Narratology: Core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44.2 (2015): 169–94.
- . “Review: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Orbis Litterarum* 71.4 (2016): 350–51.
- . “Unnatural Emotions in Literary Narrative: Basic Categories and Interpretive Options.”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6): 5–16.

（责任编辑：李菊花）